

H 琼州风物 陈汉忠

走近五指山



五指山水满乡的清晨。孟志军 摄

“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，双手接过红军的钢枪，海南岛上保卫祖国……”

每每听到这首脍炙人口的雄壮战歌时，我就心潮澎湃，就会想起南国海岛上这座威武而又神秘的山。如今当我驱车沿着蜿蜒的山路走进五指山时，但见五座山峰如巨掌托举苍穹，云雾缭绕中，仿佛远古神灵在天地间挥毫泼墨，全然没有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困惑。心旷神怡中，脑海里涌出的竟是许多文人墨客对五指山的深情描绘。从宋代王松“五笏巍峨冠海东，巨灵伸手欲摩空”，到清代韩祐的“常悬日月摩挲久，每拂云霞变幻新”。历代诗人都以其奇特意象展现其雄伟。明代文学家、《牡丹亭》作者汤显祖则以“夜盥银河摘星斗，朝探碧落弄云烟”的瑰丽想象，赋予五指山吞吐天地的宏伟气魄。

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当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在七千万年前剧烈碰撞，这片古老的陆块从海底隆起，形成中国最南端的山脉，五座主峰如巨人手指直插云霄。南圣河从腹地奔腾而出，造就了深邃的红峡谷。这里的热带雨林是地球北回归线同一纬度上的璀璨明珠，保存着3600余种野生维管植物和540余种陆栖脊椎动物，从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风水宝地。晨曦中，山岚未散，黎村苗寨的炊烟已袅袅升起，竹筒饭的清香与山兰酒的醇厚融为一体，老阿婆用黎锦编织着图腾，经纬之间流淌着对自然的敬畏。这就是五指山展现在我眼前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。

登上山巅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举目眺望，山峦起伏，古木参天，山上的一草一木，山下的一砖一石皆是厚重的历史。公元前110年，汉武帝的军队登陆琼岛，五指山第一次被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。唐代时这里设为振州，宋代时又改为琼州。进入明代后，俞大猷在五指山开辟“十字路”，试图打通中原与黎峒的通道。到了清代，冯子材率军深入五指山腹地，修桥铺路、设立墟市，开启了偏远山区的近代化进程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这儿又遭日军铁蹄蹂躏，百姓受尽欺凌，苦不堪言。给百姓带来希望的是1948年，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在五指山建立革命根据地，这片土地成为解放海南的战略支点。红色的火种在五指山燃烧，在沉寂的山林里设立了军鞋厂、纺织厂、造纸厂，甚至创办了“琼崖公学”，贫苦的人民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。

山脚下的毛贵村，曾是琼崖纵队

司令部驻地，如今稻田间的石碾上仍留着当年印制《抗日新闻》的油墨残痕。一群中学生和游客围坐在槟榔树下，听黎族老人讲述黎民起义的弓弩如何与红军的土炮并肩作战，五指山的藤桥怎样支撑起一条条秘密交通线的穿梭往来，把进山扫荡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最后，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了五指山的峰巅。

岁月荏苒，海南岛紧跟时代步伐，一路奋进。如今的五指山已不再是偏远的“天涯”。雨林深处，5G基站悄然矗立，生态监测数据实时上传云端；黎锦工坊里，跨境电商让山野图腾走向世界；康养基地中，最新的环保技术净化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。还有“零关税”的红利，入境免签的便捷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。那天，我们在五指山的一个商贸会上，遇见一群来自欧洲的外宾，他们正与当地加工厂讨论着什么，一张张图纸上画满红红绿绿的符号。知情的外贸代表告诉我们，这支欧洲团队有瑞士历峰的珠宝设计师，还有英国戴比尔斯的钻石切割师，他们被五指山的雨林风情所吸引，琢磨着要在海南岛大展身手。

夕阳西下，五指山披上金色的纱衣，与波光粼粼的南圣河相映成趣。琼中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，正以热带雨林的韧性，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不朽篇章。■

H 市井烟火 林绍徐

琼剧的韵味

“我们学校现在大课间操改练琼剧了，我唱两句给你听好不？”

“好呀。”

“我是公主马上骑，你是平民扶马脚……”嘿，还真不错，有模有样。女儿平时讲普通话多，偶尔也会迸出一两句蹩脚的海南话。现在看她奶声奶气地唱，举手投足间还挺像个“刁蛮公主”，尤其是那两句经典的琼剧台词，唱出了琼剧的韵味，真是难得。

琼剧是海南流传已久的戏曲文化，深受海南老百姓的喜爱。琼剧是海内外海南人的情感纽带，在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，甚至是东南亚的泰国、印尼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也有琼剧，可以这样讲，只要有海南人的地方就会有琼剧。

琼剧有一种独特的韵味，琼剧演员既能以圆滑动听的音乐打动人，也能以哀怨的苦叹催人泪下，又能以一些小调对白逗人捧腹大笑。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有《红叶题诗》《张文秀》《搜书院》《狗衔金钗》《打金枝》《刁蛮公主》《秦香莲前(后)传》等，这些剧目，故事情节曲折动人，通俗易懂，富有哲理。

观众爱屋及乌，陈华、林道修、红梅、陈育明、陈素珍、王芙蓉……一大批杰出的琼剧表演艺术家，深受海南人民的追捧。“锣鼓一响，脚板就痒。”不管时代怎么变迁，琼剧对海南人来说百听不厌，它在乡镇拥有大量忠实的戏迷，每当琼剧的锣、鼓、钹一响起，大家就会循声去看戏。

琼剧现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琼剧团开始主动走出去，惠民演出，服务社会，繁荣文化市场，可谓是百花齐放。琼剧工作者不仅走进校园，来到乡村大舞台，还在城市广场舞台上传唱献艺。他们没有化妆，拿起麦克风就在广场上清唱，引来大批围观的戏迷粉丝。前些年，海南电视台综艺频道的《呀喏哒喃，叫你来唱戏》《琼剧正青春》等栏

目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如今在乡镇，每到军坡等传统民间节日，但凡有学子金榜题名、老人做大寿、华侨回乡等喜事，村里就会发起募捐，邀请琼剧戏团来搭台“唱大戏”，琼剧团从搭台、表演到撤场，一条龙服务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听大人说某地要上演琼剧，我便早早洗好澡，缠着大人带我过去看戏。一台琼剧演出一般都得持续3至4个小时，如果在村里面演出，家人便会搬上家里的凳子，早早过去占好位置，如果在邻村演出，有时还得从家里带上凳子过去看戏。

依稀记得，当年的琼剧演出还没开始，我们就跑过去看戏班子搭台布置场景，看演员们化妆：他们各自对着镜子，在简易的竹棚和柔和的灯光下，一板一眼地涂粉、抹胭脂、画眉、扎发、穿衣绑腿……我们看得津津有味，偶尔，一些演员还故意瞪着眼吓唬我们，惹得大家咯咯大笑，那一切历历在目。

演出差不多要开始了，主持人从大幕后面走出来，温馨提醒：“阿公阿婆，各位父老，出来看戏，不知把家里的门都关好了没有，别光想着看戏，锣鼓一响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哈，到时小偷跑你家里偷金偷银，可不要怪我们哦……”几句玩笑话，简简单单，既暖了场，又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戏还没有开始，戏场周边已是人山人海，尤其是做生意的摊位，热火朝天，卖甘蔗的、卖糖果的、卖水果的、卖汽水的、卖冰棍的……吆喝声此起彼伏。人们坐在座位上，聊着家常，嗑着瓜子，等着开戏，好不惬意。小朋友们你追我赶，跑东跑西，惹得大人急了眼，时不时被大声呵斥一通。等到村里德高望重的大人出来致辞，就是要开戏了。此时，致辞人一般会说些感谢的话，还会简单地介绍戏班和戏的剧情。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现在的戏班子很会营销，唱戏之前都会搞一个仪式，为当地老百姓祈福，再加上燃放烟花，一下子把现场的氛围拉满点燃。

在众多琼剧表演艺术家里，我最喜欢的是陈育明老师，他的唱腔优美圆润，一招一式优雅到位，他的眼神专注传情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现在出差开车途中，我会选择播放一些琼剧的精彩片段，那里面娓娓道来的故事情节，抑扬顿挫的唱腔，悦耳动听的奏乐，让人不禁跟着打拍子哼上几句，旅途的困乏烟消云散。

我同学的父亲爱唱琼剧，做饭时会哼上几句，唱腔类似陈育明老师。他自己填词编曲并亲自演唱的音乐《琼海是个好地方》广为流传，不仅词写得好，唱功也了得，这首歌唱出了琼海人的心声，朗朗上口。我把这首歌传给远在广州的妹妹，她说一听就感觉家乡风情扑面而来，一下子勾起她们思念家乡的情绪。

琼剧，永远是海南游子心中最动听的歌曲。■

H 佳节词话 周广玲

新年插花

花市开在巷口。卖花人从三轮车上，搬下一只只塑料桶，沿着湿漉漉的墙边排开。阴沉的冬日里，这些花一摆出来，整条巷子都亮了。我蹲在花摊前挑选，花的品种真不少。银柳枝头缀满彩色的绒球，显得格外热闹；水仙还裹在泥球似的鳞茎里，却已能闻到隐约的清香。最后我买了三样：几枝蜡梅，枝条清瘦，暗香浮动；一束冬青，绿叶油亮，红果

鲜艳；还有几支南天竹，红叶似火，果实累累，像是把深秋的景色留在了枝头。

插花需要耐心。水要提前接好，静置半天，等自来水的气味散去。我找了个去年用过的花瓶，用旧花瓶插新花，仿佛过去的时光，和现在的日子有了对话的机会。先插蜡梅，它的枝干像画家笔下最见功底的线条，瘦硬曲折，没有一片叶子，所有的精气神，都凝聚在那小小的蜡黄色花朵上。我比画着长度，总舍不得剪得太短。这种疏朗的姿态，非得用高花瓶才能展现出来。有一枝长得特别斜逸，我犹豫了很久，最终没舍得剪，就让它倔强地伸向花瓶外侧的空处。插好蜡梅后，我退后两步看，那枝斜出的影子投在白墙上，淡淡的，像一句没写完的诗。

冬青厚实的叶片间，缀满圆润的红果，挨挨挤挤地簇拥着，透着一股子人间烟火的满足感。我将它修剪得矮壮敦实，让枝条在瓶腹聚拢，恰到好处地衬托着蜡梅清瘦的枝干。蜡梅的孤高清冷，需要冬青来衬托。冬青结着圆润的红果，叶片厚实，显得格外热闹温暖。冬青的红果在斜照进来的阳光下闪闪发亮，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，她勤劳能干、性格开朗，总能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南天竹的红是历经风霜后的颜色，沉静中带着几分沧桑。它的叶子呈细密的羽状，红得并不均匀，深深浅浅，仿佛凝聚了整个秋天的心事。我将它摆放在最后面，作为深远的背景。它的穗子低垂，结满籽实，透出一种丰收后的疲惫，以及默默守护的姿态。这让我联想到父亲，他一生稳重可靠，像一棵大树，为我们遮挡风雨。如今他年岁已高，话越来越少，常常独自坐在夕阳下，他的爱，就像这南天竹的红，不事张扬，却始终如一地存在着。

瓶花终于插好了。蜡梅的幽香，冬青的翠绿，南天竹的深红，意外地相得益彰，构成了一方小小的天地。午后，一束淡淡的冬日阳光，穿过云层和玻璃，斜斜地洒在花枝上。细小的尘埃在光线中缓缓浮动，花瓣的脉络、叶片的纹理、水珠的晶莹，都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分明，还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色光晕。时光仿佛静止了，只剩下阳光，和阳光中静静绽放的花枝。

新年是什么？是午夜敲响的钟声，是此起彼伏的欢呼，是日历上不断翻新的新页。但在这些热闹的“新春”到来之前，我突然觉得，新年更像是一个安静的插花下午。在花瓶里，注入新的清水，是把过去那些或清瘦或饱满或忧郁的枝叶，仔细修剪、摆放，让它们在新年的光线下，找到合适的位置。我们回忆，我们放下，我们期待，其实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宁静。在这宁静中，过去没有消失，未来也不急着到来，它们都成了瓶中风景，相互依偎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

暖黄的灯光下，花枝的影子被拉得老长，在墙上、地上投下斑驳的痕迹，宛如一幅随意挥就的水墨画。新年将至，热闹总是来了又走，唯有这瓶花静静立着，不言不语，却道尽了所有的心事。■



恽寿平《春花图八开》(局部)。

上海博物馆藏